

小小说



过期的酸奶

□吕志军

“哼哼哼哼”，两只猪崽儿在笼子里叫，它们不是因为脱离了兄弟姐妹痛苦，而是在乡间土路上从睡梦中被颠簸醒来，就这么哼哼唧唧一路。

李华推着借老乡的自行车，驮着猪崽儿走向道路尽头。“年关的时候，你们可就又肥又壮啦。”李华愉快地想着刘大爷割来青草喂它们的样子，不禁步子轻快了许多。

扶贫时李华是驻村干部，帮扶对象是刘大爷。刘大爷的女儿到南方打工，嫁在了当地。刘老汉老伴儿去世后，女儿那边也是一大家子人，回来得越来越少了。女儿想把父亲接到南方，刘大爷死活不肯。疫情闹的，谁也走不远，孤单的刘大爷幸亏有驻村干部陪着。

李华驻村后动员刘大爷搬到移民新村去，刘大爷说，七十三八十四，阎王不叫自己去。我都七十六了，哪儿也不去，就守在村里，这里理的都是老伙计。李华请示领导后，也就不再劝刘大爷。驻村两年，李华组织村民，给刘大爷建了两间新瓦房，新搭了猪圈，还盘了个狗窝，又花大半年时间修了一条便道和主路

接上，方便出行。平时关心吃关心穿，头疼脑热给请大夫，在李华驻村期满返回时，刘大爷已经把李华当自己儿子看待了：“崽儿，回去工作别操心我喽，有吃有穿的，女子也寄钱回来，过得下去啦。”

李华到底还是不放放心年纪越来越大的刘大爷。碰到有到这边的志愿者，总是叮嘱去看看刘大爷，捎上给他买的常用药。长点的空闲时间，也会开车到村头，步行到半山腰的刘大爷家去，陪他一天半天。

春天到了，万物复苏，李华在市集捉了两只黑猪崽儿，给刘大爷送去。刘大爷勤快，饿不着这两个小家伙。

刘大爷听见猪崽儿叫，拄着拐棍老远迎下坡来。

“你瞧你，推车上坡满头的汗！”

又伸手进笼：“你看看，皮光毛亮的！”

李华把猪崽儿放进猪圈，就近扯了半筐青草投进猪槽，这才坐下和刘大爷闲话。刘大爷给李华递了毛巾，倒了茶水，笑眯眯地看着李华，瞅得李华都有些不好意思了。

李华也看刘大爷，刘大爷眼见到上次见时皱纹密了些，老年斑多了些，下巴也更尖了。但精神还是旺盛，尤其那对深陷的眼睛，还是同样的慈祥和睦。

“这阵儿草好，您就扯草喂它们。等到草败，我再送些饲料来。”

“不碍事，草盛的时候多扯些，晒干就是饲料。吃草长大的猪肉，香。”

“可长不肥啊。”

“谁说的？那是猪没吃饱，勤人家喂的哪有瘦猪？！这猪杀了不卖，不能给你们吃饲料猪肉。”

“您年纪大了，省点力气吧。到时天凉衣服厚，别说寻猪草，干啥都不得劲儿。”

“有力气呢，你借的村头老王家的自行车吧？我前几天还去给帮忙收拾屋子。他家新房也盖好啦。”

说到老王，刘大爷站起身来，拄了拐棍奔屋里去，一转身，提出一板酸奶来：“好东西呢！”

刘大爷把酸奶上面的塑料薄膜轻轻撕掉，慢慢掏出一盒，小心翼翼递给李华：“喝！”

李华接过来，插管进去，吸一口。味道有点怪。他下意识瞄一眼时间，已经过期半个月了。他把吸管细细抿住。

“喝，好东西，多着呢。帮帮忙，老王硬要给我，我不要，给我送屋里来了。”

帮刘大爷把道旁的草割掉，给猪崽铺了稻草窝，补了漏雨的瓦孔，交代好了平时要吃的药的剂量，李华告辞时，问刘大爷：“能把剩下的酸奶送我不？回去的路上喝。”刘大爷忙不迭地应：“好，好，好！”

李华到村头，给老王还了自行车。犹豫一下，他还是从轿车里拿出女儿买给自己路上喝的酸奶。

“王叔，喝！”

老王颤颤接过，紧紧握住，抿住吸管儿深深吸了半口。

“咋样？”

“甜啊，又酸又甜！”

还想说说另一件暖心的小事。有一阵子我突发奇想学做菜，于是就想借书时顺手带一本菜谱回来。那本《精美家常菜》吸引了我，我随手翻看着，当翻到那道《锅包肉的做法》时，忽然看到这里夹了一张纸，写的是对这道菜做法的补充。“肉切片后，记得用刀拍一下，肉质松散是关键”“记住，面糊用一半淀粉一半面粉调制更酥脆，用量和肉一样多”。后面还用潇洒的字体告诉我们，她是一位给家人做了三十年饭的主妇，这些都是从实践中得到的经验。

那一刻我被感动了，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母亲，眼角微微湿润。我还记得母亲是怎样制作一日三餐的，一蔬一食，日复一日，她经年累月照顾家人，用汗水与时间置换我们的成长，无怨无悔。

这是一张有温度的小纸条，我笃定地认为这位主妇一定是美丽、温柔、善良的，也一定是热爱生活的，也一定和母亲一样，所做的食物不只有热气，更有温情与爱意。

忽然有个想法，我也可以主动在书中留下“印记”啊，交流读书心得、画一张手绘小画，这些无声的隔空交流，比网络里直接交谈更有趣，更让人珍惜。

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中，有一颗星星特别明亮，那就是教师。他们用自己的光芒照亮了学生的道路，引导学生走向知识的海洋。

几乎所有人的学生时代，都有那么一位班主任，他们像一盏明灯，照亮学生前行的路；又像一只雄鹰，带着学生飞向更广阔的天空。在初中，我的班主任便是这样的引路人。

他姓周，起初只负责教我们化学课，原先的班主任因为休生育假暂时告别了讲台。于是，刚从其他学校调过来的周老师，便在校领导的力推下成了我们班的新任班主任。

他平日里总喜欢和学生打成一片，但在授课时却十分专注。不苟言笑的他有些严肃，一双明亮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，让我们产生一种敬畏感。毫不夸张地说，但凡在班主任的课堂上，没有任何人想错过每一分钟，全都竖起耳朵听得津津有味。

在我看来，班主任是个平凡又特殊的人物。之所以说他特殊，是因为他用多年的从教经验刷新了我们对化学课的认知，尤其是以当时的眼光来看，他每堂课上的小实验都值得我们为之惊呼，全班同学都认为班主任具有“超能力”。

班主任的上课方式大胆而又创新，在他的课堂上化学不再是无趣的公式和数字，而是一个充

满趣味和挑战的世界。他总是用一些生动有趣的小实验，来让我们对化学产生兴趣和更深的了解，让那些曾经困扰过我们的难题变得简单易懂。

在班主任的“超能力”加持下，我们班的化学成绩一直排在年级第一，这也让其他班级的学生羡慕不已，甚至还有学生想要申请转到我们班来。

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学校举行田径运动会。也正是因为这场运动会，让我们对老师的“超能力”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知。

当时，班级有个参加长跑的女同学，在跑了三圈之后因为身体不适放缓了速度，瞬间与前几名拉开了距离。班主任自然也看出她的状态不对，于是连忙跑上前陪着她一同跑了起来：“赵亚楠，老师说你是带病坚持比赛，你这种精神已经取胜了，老师不想你为了比赛累垮自己！”

原本是一句简单的安慰，没想到那名女同学备受鼓舞，竟然在短时间里超越了前几名选手，并最终获得第一名的成绩夺冠。

那一刻，我们才明白，原来周老师的“超能力”并不是真正的“超能力”，而是他对我们的关爱和信任。他用这种“特殊的能力”，感知我们的喜怒哀乐，陪伴我们成长。

有时候我想，如果每一个班主任都有“超能力”，那么他们的

班主任的「超能力」

□周剑波



“超能力”会是什么呢？是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航行的智慧？还是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找到方向的指引？或者是让我们在困难和挫折中坚持不懈的力量？

如今，我们已经长大成人，但周老师的一言一行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。他用自己的“超能力”，点亮了我们求知的道路，也温暖了我们青春的岁月。

小院的石榴

□秦和元



小的孙女常常在树下看半天，出神发呆的萌态，比石榴树的花朵可爱。

在石榴树下和石榴花过了两个生日后，小孙女该上幼儿园啦。又过了三个生日，石榴花孙女成了小学生。二年级，秋天，石榴应市的时候，老师布置了以“石榴”为内容的作文。孙女写道：

我学着爸爸妈妈的方法，用小刀沿石榴的肩部划开一个圆圈，揭去顶部的果皮，再在石榴的周身划五道口，石榴皮就分成六等份啦，一剥去，亮晶晶的果实挤挤挨挨地，组成一排队，站成一排排，整个石榴就像一粒粒粉红色的水晶籽攒成的水晶球。把水晶球掰成一块块的，爷爷一块，奶奶一块，爸爸一块，妈妈一块，弟弟一块，我一块。一层层一粒粒扒着吃，粒粒像珍珠。这珍珠水分很足，酸酸甜甜的，一家人共同分享，越吃越有滋味。

这篇以“吃石榴”为标题的作文，得到了老师的表扬，并在全班朗读点评。

弟弟受姐姐的影响，也爱观察石榴树。姐姐现在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学业，还没有上幼儿园的弟弟则像姐姐从前一样，常常在石榴树下出神发呆。以前总是姐姐最先发现石榴树的变化并向爷爷奶奶报告，现在是小弟弟这样做。姐姐还告诉我们一个小秘密，弟弟盼望石榴红，也是在盼望自己的生日。

石榴花开心，朵朵喇叭咏，石榴红似火，抱抱亲心同。

“爷爷，石榴泛红了耶。”

小孩子的观察力就是敏锐，小院的石榴由青到白，由白变黄，每次都是不到两岁的孙子先发现的。这不，立秋后，黄白的石榴透出微微的红色，又是他先发现的。这小家伙，可能又是跟他姐姐学到了“泛红”这个新词。

不只是小孙子喜欢院里的石榴，他姐姐更喜欢，全家人都喜欢。

十多年前，我们送儿子到西安上大学，一家人顺便游览了骊山。骊山除了有华清宫、兵谏亭等著名景点，还有满山的石榴树。时值金秋九月，一树树红黄的石榴恰似一盏盏小灯笼。山道边，果农正在售卖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新鲜水果。导游说，这石榴的种子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，很适合在骊山生长，你看，一个个又圆又大，甜度高，水分足，很好吃，是西安有名的特产，很便宜，可以带点回去。这么好的东西，我们是肯定要带的，只是太重，不能多带。

回家后，我们将吃过的石榴籽种了几粒在闲置的花盆里，此事就淡忘了。来年春来，花盆里长出一株幼苗，纤细柔弱的茎，细长娇嫩的叶。开始我以为是飘来的柳絮生根发芽了，观察几天，才想起是去年秋天种的石榴。于是定期浇水，松松土，施点薄肥。小苗苗

长得不错，第二年就有十多公分高了。我在小院里挖了一个小坑，把瓦盆敲破，将小树苗和盆土整体地移栽到小坑里，培土，浇水。

小树苗得了大地的灵气和水分，蹭蹭地长高，我精心整枝、修剪，让它既端庄秀丽，又大气优雅。

小小的一棵树，春天一院生机，夏季一片浓荫，秋日金叶飘洒，冬时孕育希望。

小石榴树第一次开花的那年五月，孙女出生，火红的石榴花映着小宝宝红扑扑的脸蛋，真是双喜临门，喜气洋洋，我们把宝贝孙女的乳名唤作“石榴花”。

每年石榴树开花的时候，全家人就在石榴树下给孙女过生日，大家围着圆桌唱生日歌，青枝绿叶间，火红的石榴花就像一只只小喇叭为我们伴奏，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，小孙女吹灭蜡烛，为大家分发蛋糕。

石榴小树和石榴花孙女就像姐妹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。石榴树春天绽出细小的嫩叶，一天天生机盎然，到绿树成荫的夏初五月，枝叶间冒出颗颗花蕾，像怀揣初夏的秘密，把小脸憋得通红，实在憋不住了，张开的笑脸就是红色的小喇叭。花谢了，结出一个个小圆果，果子由青转白，由白转黄，由黄转红，成熟的时候，一树红彤彤的小灯笼。幼

与众不同的老师

□李笑华

陈姐的女儿小玲，上高二的时候觉得学习没有意思，甚至睡到中午才起床，不想上学，更不想考大学。陈姐苦苦相劝，甚至求女儿把高中读完，都没有用，只能先办理了休学。

朋友给陈姐介绍了一位美术老师。陈姐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位老师的身上了！

这位老师的教学方法果然与众不同。在得知小玲无法在早上准时起床后，他就号召住在画室附近的学员，约定好每天早上六点，在小玲家的门前集合，一起上山玩还能写生。

可以跟大家一起上山玩，吸引了小玲的兴趣。当陈姐早上五点半看到小玲起床时，眼泪直流。已经快一年了，女儿的生活习惯终于有了变化。

接下来的改变，更让陈姐感到惊讶！小玲从画室回到家里后，不仅整理好了房间，还主动跟妈妈聊天。

陈姐看到小玲的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主动跟老师反馈了女儿的进步。老师叮嘱陈姐，看到女儿的优点时，一定要多鼓励她，这样才能让小玲越来越好。

小玲在画室里，帮助新来的学员找画画用的纸，找适合的笔，还清理干

净画室的地面。在老师给大家准备了西瓜时，小玲切好西瓜给学员们分享；在外出写生的时候，小玲还主动帮年纪小的学员背包打伞。

老师拍下这些照片发给陈姐的时候，陈姐看了好几遍，不敢相信这真的是自己的女儿。两个多月的时间，在家里什么家务都不做、不愿意学习的女儿，变成了一个乐于助人的孩子！

跟老师沟通时，才明白老师让小玲感受到了责任感和成就感，让小玲内心肯定自己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，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小玲在学习画画时格外用心，认真准备参加美术考试。

在美术考试结束后，小玲主动投入到了文化课的学习中，用心努力了六个月之后，小玲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

陈姐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老师，激动地分享这个好消息！大家都为小玲感到高兴，遇到了一位重视教育的老师，改变了小玲的一生。

一个会教育的老师，可以温暖一个孩子的内心；一个爱学生的老师，会引导学生踏上光明的人生道路！

书中有「风景」

□夏学军

目光扫过一排排书架，当我看见那本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，毫不犹豫地抽了出来，这是我非常喜欢、非常想读的书。我遇到非常不容易，我喜滋滋地捧回了家。

打开书我才发现，书中夹着一张小纸条！“十四个历史故事，十四个改变历史走向的瞬间。不是每个故事都吸引我，但它也许是你喜欢的好奇心，这位读者喜欢了几个故事呢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？这些我都无从知晓，但我能肯定的是，留下这个小纸条，说明一定是一位有趣的人。”

这是一本借阅率非常高的书，这张小纸条有幸到了我手里，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之情，美好的情绪在舒缓延续。

当我看完这本书准备还回去之际，我决定与“小纸条”做一个隔空交流，于是在小纸条下面写了几句话：历史总会不间断地创造出许许多多崇高而难忘的光辉时刻，我们只需记住它，今天我与此张小纸条的相遇，也是我人生中的闪耀时刻！

这个“故事”没有后来。每次去图书馆我都要寻找这本书，无果，它成了我心心念念的书，我希望不管书在哪位读者手中，都可以把这个美好的故事延续下去。

个县离此地两个小时车程。

茶客中有来得更远的。有一次，我看见一个技术工模样的人从茶铺走出来，走到一辆挂“甘A”牌照的越野车后备箱内取设备，我问他：“兰州的？跑这么远？”他嘿嘿一笑：“也不远，十多个小时而已。”似乎这点路，对建筑行业的人而言，乃家常便饭。普通工人

比工地上的人多。本地人对坝坝茶情有独钟。坝坝茶似乎成了小城的一张名片。在小城老百姓口中，有个段子自嘲中尽带傲骄成分——“外地人坐飞机到我们这里，飞机还在降落，就听到咔嚓声一片，那是在——打麻将！”牌客纸烟夹在耳背，输的神色凝重，赢的谈笑风生。一把牌，有惊

再老一些的老头也不打牌，他们是附近小区的人。住往只要一杯茶，然后在藤椅上打瞌睡。他们老半天才恍恍惚惚睁一下眼——被某“斗地主”的人吵醒了，已斜着眼睛看看，又把眼合上，继续鸡啄米般点脑壳。有时，他们咳嗽起来，声如雷鸣，一声接着一声。

敲了丁丁糖的人未进树林，“丁丁”之声已先到一步。接着，卖糖人开始在树林里边边走边张望，四下寻找望向他的眼睛，目光对上，生意就成了了一半——他知道，那些充耳不闻打牌的，并不是真正买主。与“丁丁糖”自带吆喝不同，卖零嘴儿的一路叫喊：“煮花生……茨菇儿……”花生有盐有味，茨菇白生生、水灵灵，与茶水最相宜。

我常常在小茶铺闲坐，透过头顶的树叶，能看见对面高楼的手车架还在朝天空生长。各种声音此起彼伏，一切都显得有些嘈杂，一切又都平静有序，这个城市如此鲜活而生动。

乍乍的喝彩声、自骂手臭声、嗔怨声从“斗地主”的那桌爆出。接着，便是一阵喧腾。打麻将的，各管各，不存在相互指责，输赢都安静。

也有不打牌的，三五女士，提一些瓜子、花生、橘子、甘蔗来，围一桌，都要了五元一杯的菊花茶，水面浮几颗枸杞、红枣，杯中插一根吸管，慢慢悠悠地喝，摆龙门阵。

第一次见一中年女士单独来喝茶，我有些吃惊。她牵一条小“金毛”，很优雅地落座，把狗绳儿系在桌腿上，大概半小时后，她优雅起身，往

小茶铺

□宋扬

中，开车来的是少数。一天，一个瘦瘦的小个子男人从小茶铺门口走过，他大概刚从外地坐大巴车到这里，下车后又走了较长一段路，他硕大的牛力布包鼓鼓的，不用猜，里面装着他的吃穿用度。在一家建筑公司生活区门口，我看见一个骑摩托车来的中年男人，他支起摩托车脚架，站在车旁休息，车的后座上和后座两边各绑着一个塑料编织袋，很大的那种。一交谈，才知他刚从附近另一个市来，骑了五个多小时。

小茶铺的茶客中，本地人

个县离此地两个小时车程。茶客中有来得更远的。有一次，我看见一个技术工模样的人从茶铺走出来，走到一辆挂“甘A”牌照的越野车后备箱内取设备，我问他：“兰州的？跑这么远？”他嘿嘿一笑：“也不远，十多个小时而已。”似乎这点路，对建筑行业的人而言，乃家常便饭。普通工人